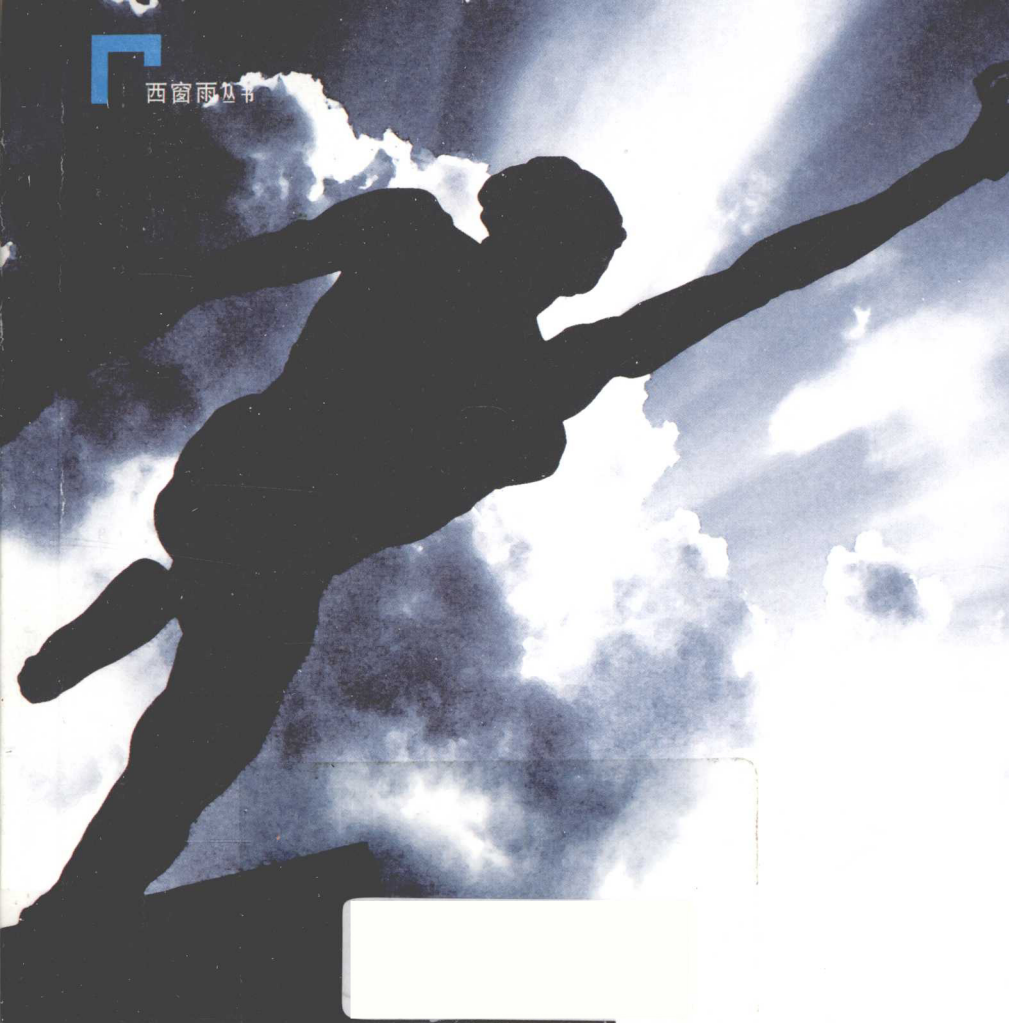




西窗雨丛书



我们既不是从政治领域驶往社会领域的游客，也不是从情感领域空投到经济领域的伞兵，而是同时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心理乃至历史当中行动的实实在在的主体。

人的展开

西闪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西窗雨丛书

人的展开

西闪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展开 / 西闪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5.1

(西窗雨丛书)

ISBN 978-7-5360-7385-2

I. ①人… II. ①西…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7178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林贤治 曹玛丽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摄影: 敖卓瑞
装帧设计: 林露茜

书 名	人的展开 REN DE ZHAN KA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自序

2010年夏末某个凉爽的下午，我正在成都的一条林荫小街上散步，接到一家报社编辑的电话。他邀我开一个专栏，问我想写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续写《思想光谱》。那是在《南方都市报》写了两年的观念随笔，刚刚收束。

编辑听了我的想法欣然同意。于是，我计划从“风险”这个角度入手，逐步推进，希望用两年的时间，写一写人类观念的演进过程。遗憾的是，刚写了两三篇，由于版面调整，那个专栏就中断了。不过，这个计划一直萦绕于心，引导着我的阅读和写作。

2011年深冬，林贤治先生打来电话，想帮我结集出版《思想光谱》。我非常抱歉地告诉他，有一家出版社已经签下了合同。忽然我心中一动，说：“林老师，如果可以，我新写一本书给您行不行？”林先生同意了。能与令人敬服的人合作，还可以续写我那些毫不实用的思索，这让我非常开心。

这时候我发现，风险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切入点。它像其他现代观念一样，依然值得进一步分析，背后还有一些预设，一些前提，并不自外于其他的人类观念。这就像我写的那样，“我们

既不是从政治领域驶往社会领域的游客，也不是从情感领域空投到经济领域的伞兵，而是同时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心理乃至历史当中行动的实实在在的主体。”事实上，要弄清楚人类行为（包括观念）的基本面，没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大尺度和多维度，几无可能。

所以，我决定从人类的起源开始着笔，以身心历程作为主要线索，来阐述行为与观念的种种演进。我先写大脑的进化、情感的细化、语言的诞生，再谈心智的优势与局限，继而写到合作的可能，以及规则的形成等等，从而勾勒出人类展开的全景图。

与此同时，我提醒自己，这样的全景勾勒必然是简略或粗率的，是为了方便人们去理解问题而画出的示意图。事实远比这种草图更丰富，也更多偶然和例外——从本质上讲，生命就是宇宙中最大的例外。因此，我在书中穿插了不小篇幅来讲独特个体的故事，以及特定作品的闪光点，以此来平衡宏大叙事可能造成的虚无感或失真感。

我望以上的文字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这本书的缘起和内容。

最后，我要感谢西门媚。没有她的关爱，就没有《人的展开》。

西闪

2014年10月3日于广州

目录

contents

1 舵与帆

故事一 3

人的足迹 6

走廊上的幽灵 11

那只是机器的轰鸣? 15

为了自由的斗争 20

无色的绿思想在狂怒地睡觉 24

故事二 28

每个行为都是一个事件 32

测试之塔 37

意识的竞赛 42

草原上的生与死 46

狒狒巡逻队 50

故事三 54

偏爱语言 58

驱散相对主义的迷雾 62

动词是个独裁者 66

杂牌机荟萃 70

从自然脑到社会脑 74

故事四 79

我们是当前的俘虏 82

草堆里的缝衣针 87

启发式与爱因斯坦 91

直觉利害 96

不仅仅是活着 100

故事五 104

顽固的激情 107

吸血蝙蝠的友爱心理学 111

正义的起源 115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119

永不靠岸 123

一起去散步吧 128

故事六 133

世界的道岔系统 141

描绘那只看不见的手（上） 145

描绘那只看不见的手（下） 149

人与规则 153

自控拉锯战 157

人性中更好的天使 162

交换的意义 166

2 巨人洞穴

伯林在 1968 173

他为无人应战的世界忧心忡忡 183

科耶夫是谁 188

抬高房梁，夯实地基 193

为真理注满生命的充盈 200

对谁忠诚，对谁友爱 204

以稍微偏斜的角度面对宇宙 208

在旁观与介入之间 211

带着温暖、激情与苦涩靠近他 214

没有罗蒂的世界 219

以个人自由破除命运幻象 223

追寻真实，也纠缠谬误 227

抗争也是一门技艺 230

伟大的选择 234

让功利主义重归多元世界 240

在镀金时代呼唤大觉醒 244

酸葡萄心理的宏大表述 250

分配正义的戏剧化转折	254
一种心甘情愿的服从	260
讨论权力，就是参与政治	264
异化：在蝙蝠式语言的背后	267
民主品格，教育的第一目的	271
假如上帝也掷骰子	275
风险社会中的现实感	279
冲浪观念	282
风险的双螺旋	285
风险的计算	288
启蒙与风险	291

1

舵
与
帆

故事一

1511年10月，佛罗伦萨呈现出一派托斯卡纳特有的迷人秋景。然而就在这片秋光之后，肃杀似已注定。17年前，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建立，多明我会的托钵僧萨伏那洛拉（G. Savonarola）成为这个国家的精神和政治领袖。然而两年后萨氏过于严苛的统治就走到了尽头。他被共和国执政团以异端罪判处死刑，先绞后焚，挫骨扬灰。之后，皮耶尔·索德里尼（P. Soderini）被任命为正义旗手，主持共和国政事。

罗马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素有“战神”之名，他一心想将外国势力驱除出亚平宁，因此十分憎恶法国庇佑之下的佛罗伦萨。就在1511年10月，他组建了一个包括西班牙、英国、德国、瑞士等在内的神圣同盟，准备打败孤立无援的法国军队，迫使索德里尼辞去正义旗手之职，解散佛罗伦萨共和国，以恢复美第奇家族的权力。

不久事态似乎有了转机。1512年8月，被法

国击溃的西班牙步兵团惊魂未定，就接到了教皇的命令，要求他们翻越亚平宁山脉，去进攻佛罗伦萨。等他们筋疲力尽地来到共和国的卫城普拉托，粮食即将耗尽，士气十分低落。更重要的是，他们缺少攻城的武器，拿下城池并非易事。于是他们的总督卡尔多纳向佛罗伦萨开出了条件：只要索德里尼解除职务，并让美第奇家族的人像普通公民一样回到城中生活，他们不会剥夺佛罗伦萨人的自由，也不希望改变共和国的政体。

这一诱人的提议让佛罗伦萨陷入了分裂。人们开始相互争辩如此行事的利弊得失，最终索德里尼说服了大家，同意美第奇家族可以作为普通市民返回佛罗伦萨，但是拒绝辞去正义旗手之职。

卡尔多纳见自己的提议未被完全采纳，于是只好带领有气无力的步兵团来到普拉托城下。但他仍然没有立刻下令进攻，而是向佛罗伦萨再度扬起了橄榄枝。他提出，只要美第奇家族能够回家，索德里尼也可以不解职，不过他需要一些金钱上的补偿，具体数额是三万达克特。同时他恳请佛罗伦萨人，给他手下那些快饿死的士兵们一些水和面包充饥。

令卡尔多纳意外的是，索德里尼拒绝了所有条件，包括刚刚做出的让步。他甚至拒绝给西班牙人任何食物。他坚信，只要拖延一下时间，没有面包和水，西班牙军队定会知难而退。

然而他犯下了一个永难挽回的错误。因为饥饿而绝望的西班牙军队没有退却，怒火中烧的士兵拉出仅有的两门大炮，对着普拉托城开火。几个钟头，他们就把城墙轰开了一个20英尺的口子。顺着这道缺口，200名重骑兵，5000名步兵冲进城去，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一共屠杀了4000多人。少数人逃到佛罗伦萨，也把极度的恐惧带进了城。索德里尼遭到民众的指责和攻击，连夜逃走。1512年的秋天，共和国覆灭了。

在这场巨大的失败中，有一个人的热心变成了石头。这个人

曾经是索德里尼的仰慕者、亲密朋友和得力助手。西班牙军队前来进攻时，他奉命正在另一座城市训练新兵。是他帮助孤独而恐惧的索德里尼逃走，结果被视为一个反美第奇家族的小团伙成员，遭到拷打和监禁。出狱后他在一封信中开玩笑说，自己在牢里曾经有过一连六次“自由落体”的经历。所谓自由落体，指的是一种名叫“吊坠”（strappado）的酷刑：双手捆绑在身后，用一根绳子吊到空中，突然放绳使之坠落，如此上下，直到认罪。

但是，真正对这个人造成伤害的不是酷刑，而是共和国的灭亡。他毕生没有原谅索德里尼，认为正义旗手的优柔寡断葬送了祖国。他自认为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以及这种弱点所带来的灾难，因此极想把荣誉、权力、金钱、血亲、族系等政治斗争的各种因素兑换成某种统一的筹码，代入他想象的一种爱国者的方程，从而规范、判断以及预测人的行为。这个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他写下的两本毁誉参半的著作中，没有数字，没有公式，却充满了“计算”（calculation）。他的著作包括《君主论》、《李维史论》等等。

这个崇尚计算的佛罗伦萨人名叫马基雅维利（N. Machiavelli），也就是被后世称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基者的那个人。

人的足迹

“到处都是人类的足迹!” 19 世纪末,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发出如此感叹。这一感叹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哲人泰勒斯 (Thales) 的一句名言: “到处都是神灵!” 后者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思想家, 有“科学与哲学之祖”的美誉。当我们回顾人类漫长的历程, 两位哲学家的话就像两座路标, 遥遥以对, 相映成趣。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已散布整个地球, 惟有南极洲未曾踏足。如今, 除了那些实在的脚印, 在更深广的时空里, 人类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大到群星闪耀的银河, 小至显微镜下的载玻片, 无所不及。可以想象, 没有人类的行为, 世界的面貌将大不一样, 有一部分甚至根本不会存在。

但是不要忘了, 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只能在另一个人的行为中展开。没有人与人的合作, 人类创造不出熙攘的市集; 没有人与人的对抗, 也开辟不了血腥的战场。更不要忘记, 建造毒气室的与走进毒气室的, 同属一个物种, 那就是“人”。

通过有意图的行为, 也就是行动, 人参与了世界的创造, 同时制造出难题, 并试图自己来回答——这就是人类独有的荒谬境遇。“人—行动—世界”, 这三者间有着难以割裂的错综关系。它

促使人在遭遇困境时不断地返回起点，去追索行为背后的逻辑。

人在如何行动？为何如此行动？应当怎样行动？从不同角度考察这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知识门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理解人的意义；历史学考察人长期的行为轨迹；社会学研究人类互动的性质与根源；政治学探讨人与人之间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经济学关注资源的使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等人类行为；法学的兴趣在于人类行为准则的制订和实施；心理学则想通过研究人类心智处理的过程，来探究行为的内在机制。人类的不少知识往往都是从不同侧面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然而仅凭借常识我们也能明白，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给出完整的回答。

因为在真实世界当中，我们既不是从政治领域驶往社会领域的游客，也不是从情感领域空投到经济领域的伞兵，而是同时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心理乃至历史当中行动的实实在在的主体。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立足点。任何与之相关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研究对象——也就是对我们自身产生影响，从而使任何结论看上去都在不断地扭曲和变形。可以不夸张地讲，人类对自身行为的研究有点像“薛定谔的猫”（Erwin Schrodinger's Cat），充满了不确定性。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关于人的行为讨论了千百年而无定论，难道现在会有什么新的洞见？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当我们试图探讨“人，为什么行动？”这一核心问题之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失败的可能。

更有人觉得，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人类的狂妄。神学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说，过去的人把自己置于万物的秩序当中，通过理解世界的方式来理解自身。他含蓄地抱怨，如今出现这么多直接以人为对象的学科，说明“人不愿意适应世界和自然的秩序，而是想统治世界。”（《人是什么？》）我必须指出，这种责备不过是在重弹宿命论的老调，没有什么新意。如果人类

按照他的意见把自己束缚在那种假想的秩序中，恐怕今天还在东非草原上与狒狒争夺领地。

而今盛行宿命论的全新版本，叫做“基因决定论”。信奉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基因决定了一切，人类的命运和未来都镌刻在DNA长链上。社会学家马尔托（Theresa Marteau）在《麻烦的双螺旋》里讲了不少信奉者的心酸故事，其中几位女性在得知自己的遗传病家族史之后，都出于预防的目的切除了乳房。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当她们以为，一个基因的畸变必然导致过早的死亡，我能理解那种深深的恐惧。可是遭遇相似的大多数人没有选择如此激烈的处理方法，正说明基因左右的是健康，而不是行为。

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如果出生在亚马逊雨林的原始部族，可能更擅长爬树和游泳，而不是足球。篮球高手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身上，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决定投篮命中率的基因。就连身高这么一个简单的人体性状，也不受单一基因控制，还涉及到消化、吸收等生理因素，以及食物供给、体育运动等环境条件。所以，任何严肃的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与人类行为这一最复杂最微妙的人类性状之间，横亘着天堑般的沟壑，需要更多的事实来填补。

也许有人会说，事情没有那么复杂。瞧，我想抬起手臂，手臂就扬了起来，就这么简单。也许另一个举起手臂的人会提出更直接的理由：“我情不自禁。”这类凭直觉得出的结论或许有道理。因为无论是“想”，还是“情”，都源自人类的大脑，以及大脑产生的情感和意识。这些事物构成了学者们常说的“心灵”或“心智”，也就是英文中的“mind”。但是问题是，你所“想”的与我所“想”的真的是同一种东西吗？既然每个人的心灵都封闭在坚硬的颅腔中，那么我们在推己及人的时候会不会只是一厢情